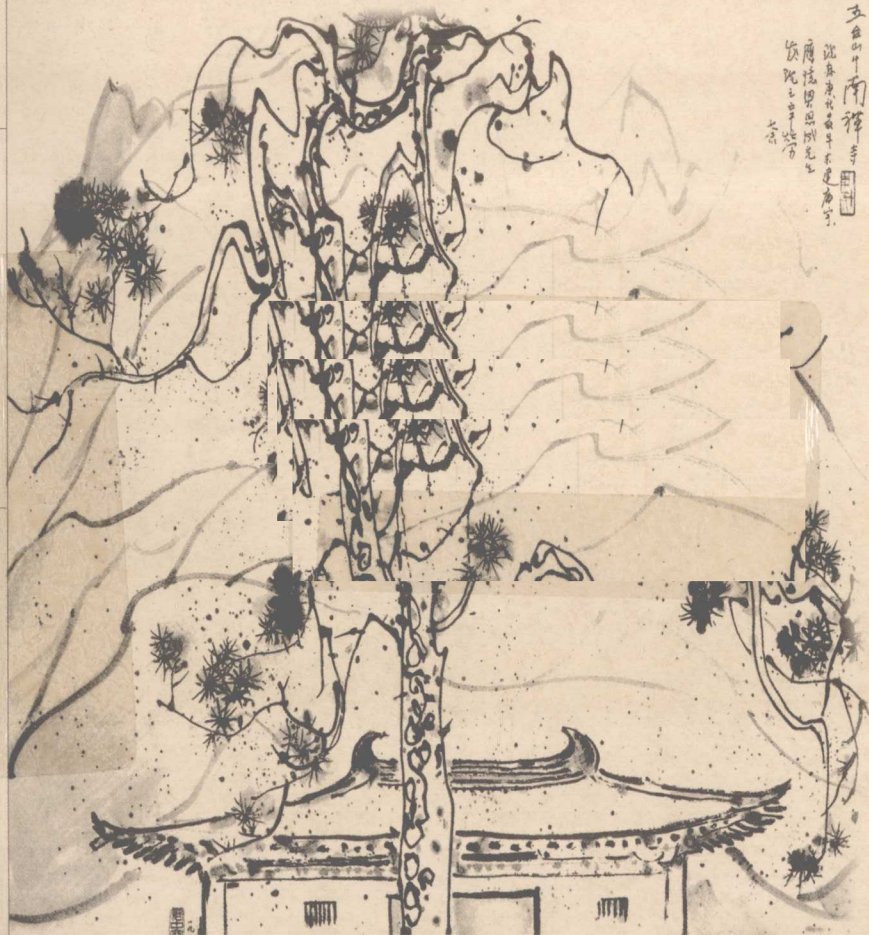


笔墨等于零

B I M O D E N G Y U L I N G

吴冠中 著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文艺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笔墨等于零

B I M O D E N G Y U L I N G

吴冠中 著
陶咏白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笔墨等于零 / 吴冠中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8

(大家散文文存)

ISBN 978-7-5399-3914-8

I. ①笔… II. ①吴…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0892 号

书 名 笔墨等于零

著 者 吴冠中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吴月芹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60 千

印 张 10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914-8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笔墨等于零》序

王 镛

吴冠中先生(1919年8月29日——2010年6月25日)不仅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画家,而且是优秀的散文家。《吴冠中传》的作者翟墨说:“吴冠中不仅有一支多彩的画笔,而且有一支多思的文笔。”英国学者苏立文说:“单凭他的文字就足以让他在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吴冠中本人也说:“我坚信,离世之后,我的散文读者要超过我绘画的赏者。”2010年3月,也就是吴冠中逝世前3个月,他在祝贺老友朱德群回顾展的贺词中写道:“心,沉于艺海;光,照耀寰宇。”“心沉艺海”也是吴冠中本人一生潜心艺术的精神写照。艺术家只有经过“心沉艺海”的艰辛探索,才可能取得“光照寰宇”的辉煌成就。心灵只有沉潜到艺术海洋的深处,才可能发现别人难以发现的珍奇。吴冠中的绘画展示了他心沉艺海探索的轨迹,他的散文记录了他心沉艺海吐露的心声。

吴冠中曾经出版过多部散文集,但他的家乡江苏尚未出版过。2010年初,江苏文艺出版社征得作者同意,委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陶咏白女士重新编辑一部吴冠中散文集。陶咏白是最早研究吴冠中的学者之一,她从吴冠中上百万字的散文包括艺术评论中精选了几十篇代表作品,编为“岁月留痕”、“风云乍起”、“文中风景”三辑。今天,我们重读这些名篇佳作,更深切地感到吴冠中的散文造诣确实不亚于他的绘画成就。他的散文风格个性异常鲜明,思想深邃,情感真挚,议论则直言不讳,抒情则沁人心脾,叙事则娓娓动人,写景则历历如绘,从篇章结构到遣词造句都近似散文

诗的笔调，毫无八股腔或学究气。特别是其中的一系列艺术评论，诸如《风琴不断线》、《绘画的形式美》、《关于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笔墨等于零》、《真话直说》等名篇，曾引起中国美术界乃至整个文艺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把吴冠中推到当代中国文艺界风云变幻的风口浪尖上，也凸显了他作为美术界罕见的敢说真话的思想者的形象。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思想。

可惜时下流行的散文包括艺术评论，大多缺乏思想，缺乏独立的深刻的思想，一般来说思想比较苍白、平庸或肤浅。而吴冠中的艺术评论，却富有独立的深刻的思想。思想独立就是人格独立，不依附权势，不崇拜金钱，不迷信成见，不追逐潮流；思想深刻就是见解深刻，可以穿透假象的遮蔽，洞察现象背后的本质，抓住问题的核心和要害。吴冠中具有诗人型的画家的气质，所以他说出的话有时听起来似乎比较偏激，但是你仔细分析他的思想相当深刻。现在中国艺术理论界常见的是“平庸的全面”和“肤浅的片面”，而他的艺术理论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片面”，不是特别全面，但是非常深刻，这种“深刻的片面”要远远超过那种“平庸的全面”，也远远超过“肤浅的片面”。吴冠中的独立的深刻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五四精神”特别是鲁迅精神。他生于1919年，属于“五四”的同龄人，从小爱读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和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著作，他一直把鲁迅视为自己精神的父亲和人格的老师。他的不少绘画创作都是以鲁迅的故乡为题材，直到他晚年的油画《野草》（2008）仍然表示了对鲁迅精神的崇敬。经历了许多人生坎坷和假画风波，他晚年自述：“我对鲁迅的思想理解更深了一层，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热爱和感情，对丑、恶的不满，对这块土地上的阴暗面和民族传统里劣根性的愤怒。”他越到晚年越觉得文字比绘画表现思想内涵更直接、更深刻，因此他以如火如荼燃烧的文字，“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攻击着所非”（鲁迅语）。吴冠中敢说真话的勇气，他对违背艺术规律的教条的反拨，对现行文艺体制的弊端的批评，对美术界和社会上趋炎附势、投机取巧、弄虚作假、唯利是图等

丑恶现象的抨击，主要是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倡导民主与科学的理性精神，对至今尚未根除的封建传统痼疾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精神，同时也表达了一个正直善良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义愤。吴冠中深刻的艺术思想，始终围绕着艺术本体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他从艺术本体出发寻找艺术规律，关注形式语言，探索中国油画和水墨画“强化个性、简化形式”的现代艺术特征；他从艺术本体出发呼吁中国艺术教育和文艺体制的改革，力图净化艺术生态环境，规范艺术市场。他的真知灼见凝聚着他几十年心沉艺海的创作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对中国本土现代艺术的发展曾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必将推进中国现代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吴冠中生前未能看见这部散文集的出版。可以告慰的是吴冠中逝世以后，他的思想和艺术、绘画和文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知音，他的高尚人格受到了亿万人民由衷的敬佩。不论拍卖的天价，还是生活的淡泊，不论生前的毁誉，还是死后的哀荣，他都无所萦怀，唯一念念不忘的是他的艺术作品属于国家和人民，因此他离世前夕提前安排好了后事，把自己珍藏多年的绘画代表作品，毕生心沉艺海的心血结晶，全部无偿地捐赠给国家，奉献给人民——最终完成了一篇不朽的文章，感动中国、光照寰宇的千古绝唱。

2010年7月15日

目 录

1 《笔墨等于零》序

辑一 岁月留痕

- 3 水乡青草育童年
- 22 父亲
- 28 母亲
- 32 家贫·个人奋斗·误入艺途
- 40 走出象牙塔——关于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回忆和掌故
- 48 忆初恋
- 52 望尽天涯路——记我的艺术生涯
- 66 漂洋过海——留学生活回忆
- 75 而立与不惑——五十至七十年代生活杂记
- 83 他和她……
- 106 土土洋洋 洋洋土土——油画民族化杂谈
- 112 邂逅江湖——油画风景与中国山水画合影
- 117 生耶 卖艺
- 120 艺海沉浮,深海浅海几巡回
- 136 三方净土转轮来:灰、白、黑
- 138 柳暗花明
- 142 风筝不断线——创作笔记
- 145 巴黎札记
- 151 霜叶吐血红——自己的心路历程

159 我负丹青！丹青负我！

辑二 风云乍起

171 绘画的形式美

177 造型艺术离不开对人体美的研究

180 关于抽象美

185 内容决定形式？

190 谁点头，谁鼓掌

192 笔墨等于零

194 我为什么说“笔墨等于零”——答《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问

198 黄金万两付官司

208 毁画

210 真话直说——答《文艺报》记者问

220 作品不是遗产——2010年3月18日答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陶咏白问

223 我从民间来——2010年3月20日 答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陶咏白问

226 得失寸心知

辑三 文中风景

233 风景哪边好？——油画风景杂谈

238 扎什伦布寺

240 太湖鹅群

241 长城

242 长江三峡与鲁迅故乡——创作回忆

245 高昌遗址 交河故城

246 两个大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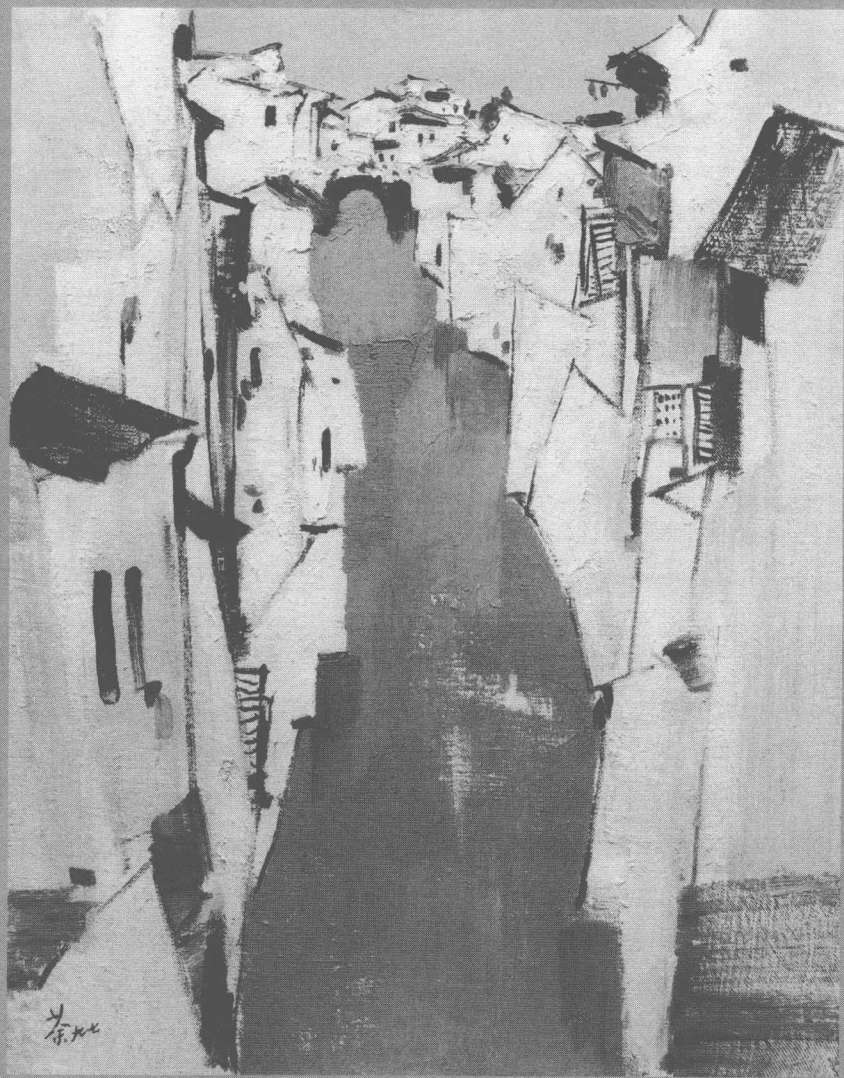
248 老树

254 闲话画竹

251 桥之美

- 257 观瀑
259 狮子林
260 奔马
261 双燕(一)
261 双燕(二)
263 崂山松石(一)
267 崂山松石(二)
268 红高粱
269 老墙
270 归乡记
271 江南人家
276 故宅(一)
278 故宅(二)
279 房东家
281 且说黄山
281 养在深闺人未识——张家界是一颗风景明珠
286 西藏杂忆
290 大江南北
292 所见所思说香江
294 三看香港
297 艺途趣事(节选)

303 走近吴冠中(编后纪)



辑 一

岁月留痕

水乡青草育童年

故乡已离得那么遥远，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童年的情景却永远是那样的清晰，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刚刚梦醒！1919年我诞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闸口乡北渠村，地地道道的农村，典型的鱼米之乡。河道纵横，水田、桑园、竹林包围着我们的村子，春天，桃红柳绿。我家原有十余亩水田，父亲也种田，兼当乡村小学教员。家里平常吃白米饭，穿布衣裳，生活过得去，比起高楼大屋里的富人人家来我家很寒酸，但较之更多的草棚子里的不得温饱的穷人，又可算小康之家了。很幸运，我七岁就上学了，私立吴氏小学就设在吴家祠堂里，父亲当教员，兼校长。小同学都是赤脚伙伴，流鼻涕的多，长疥疮的也不少，我们玩得很欢，很亲密，常说悄悄话，至今忘不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永远跳跃在我对故乡和童年的怀念中。鬓色斑白时我回到过家乡，人生易老，父母及叔伯姑舅们大都已逝世。但我在路上常见到一些熟悉的背影，那满脸的皱纹，粗嗓门的音调仍没有变，照样咳嗽，大笑大骂。我于是追上去，正想叫唤，他们却惊讶了，原来并不是我的长辈，而是我小学同窗的那些拖鼻涕的小伙伴们。土地不老，却改观了。原先，村前村后，前村后村都披覆着一丛丛浓密的竹园，绿荫深处透露出片片白墙，家家都隐伏在画图中。一场“大跃进”，一次“共产风”，竹园不见了，像撕掉了帘幕，一眼便能望见好多统统裸露着的村子。我童年时心目中那曲折、深远和神秘的故乡消失了。竹园不见了，桑园也少了，已在原先的桑园地里盖了不少二层小楼房。孩子们是喜欢桑园的，钻进去一面采桑葚吃，一面捉蟋蟀。我到今天还喜欢桑园，喜欢春天那密密交错着的枝条的线结

构画面，其间新芽点点，组成了丰富而含蓄的色调。但桑园的价值主要是桑叶，桑叶养蚕，桑叶茂密时便是养蚕的紧张季节，一天要采几回桑叶，孩子们也帮着采叶，帮着喂蚕，家里经常要备有几箩筐桑叶，父亲和母亲夜半还要起来添叶。养蚕期间家里焚香，不让戴孝的或有病的不吉利之人来串门，说是蚕有蚕神，须小心翼翼地侍候。蚕大眠了，不再吃叶，肥胖的身躯发白透亮，于是便被安置到草笼上去。草笼是用干稻草绞成的，远看像一条巨大的毛毛虫，近看是稻草秆的丛林。眠蚕被散播在丛林中，便各自摇头晃脑绵绵不断地吐丝，春蚕至死丝方尽，个个乐于作茧自缚。蚕宝宝一天天隐没了，雪白的蚕茧像无数鸽蛋散落在草笼里，全家人眉开眼笑地摘茧。如果有一年蚕得了瘟疫，家里便像死了人一样凄凄惶惶。

我的几个姑姑家都是种田和捕鱼的贫穷之家，惟有舅舅家地多房大，可算是乡里的大户人家。大舅还兼开茧行，同无锡的商人合作做收购茧子的生意。每年卖茧子的时候，我便总跟着父亲到舅舅家去，茧行就设在大舅家后院。父亲非常重视称茧子时价格的等级，划价和把秤的有时是表兄或熟人，在斤两上稍微占点便宜父亲便心满意足了。卖了茧子便给我买枇杷吃，卖枇杷的总紧跟着卖掉了茧子挑着空箩筐的人们转。这种时候，我不大容易见到大舅舅，他正忙着与无锡下乡来的客商们周旋。后来我到无锡师范念初中时，有一次大舅舅到无锡，我去看他，他住在当时最阔气的无锡饭店里，一个人住两间房，还请我吃了一顿“全家福”大肉面。我是第一次进入这样豪华的饭店。父亲送我到无锡投考及上学时都是借了姑爹家的渔船，同姑爹一同摇船到无锡，带了米在船上做饭，晚上就睡在船里，不花饭钱和旅店钱。仅有一次，父亲同我住了一个最便宜的小客栈，夜半我被臭虫咬醒，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父亲心疼极了，叫来茶房（客栈服务员），掀开席子让他看满床乱爬的臭虫及我的疙瘩。茶房说没办法，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父亲动心了，想下决心加钱，但我坚持不换，年纪虽小我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他平时节省到极点，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只剩下后半

夜,也不肯再加钱换房了。父亲的节省习惯是由来已久的,也久久地感染了我,影响了我。我小时候生过一场病,母亲求神许愿,许愿到杨茂公桥的庙会上去敬菩萨。病好后,便要去还愿。杨茂公桥离家有几十里路,那里两年一度的庙会十分热闹,远近闻名,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的快乐,我欢喜极了。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看骑在大马上的童男童女游行,看高跷走路,看虾兵、蚌精、牛头、马面……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父亲点上香烛,我磕几个头就算还愿了。人山人海,卖小吃的挤得密密层层,各式各样的糖果点心、鸡鸭鱼肉都有。我和父亲都饿了,我多馋啊!但不敢,也不忍心叫父亲买。父亲从家里带来粽子,找个偏僻地方父子俩坐下吃凉粽子,吃完粽子,父亲觉得我太委屈了,领我到小摊上吃了碗热豆腐脑,我叫他也吃,他不吃。卖玩意儿的也不少,彩色的纸风车、布老虎、泥人、竹制的花蛇……虽然不可能花钱买玩意儿,但父亲也同情我那恋恋不舍的心思了,回家后他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这便是我童年惟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

我永远记得姑爹家那只小渔船,它永远离不开姑爹,它也像姑爹对我一样的亲切。姑爹性子暴躁,孩子们背后叫他老虎。其实他不发怒时很温和,他多次摇着他的渔船送我到宜兴和无锡投考、上学。他也曾送我母亲到武进县的寨桥镇上去找一位老中医看病,我也搭船跟着去玩,反正不花一文钱,父亲也总是同意的。姑爹家住在太湖边的一个大渔村里,村里几乎家家有船。村子很长,一家紧贴着一家沿小河排开,每家的后门临河,每家的船便系在自家后门口的大柳树上。白天,船都下湖了,风平水静的时候,那垂柳笼罩下的渔村倒影是挺美的画境;傍晚,船都回来了,小河水里挤得看不见水面,家家七手八脚从船里提鱼上岸,忙成一片。姑爹和表兄弟们讲过许多在湖里的有趣事情,但我从未有机会下湖,只在湖边遥望那一片白茫茫的水,觉得神秘,又有点怕。湖里芦苇丛中栖息着一种小鸟,叫黄雀,就像麻雀般大小,渔民们捕来当肉食卖,

一如北方的铁雀。姑爹多次送我这种小鸟，母亲炖了给我吃，味道鲜极了。表兄们说，捕黄雀要在深夜，这边张好网，从另一边敲锣赶黄雀撞到网里去，于是一捉一大堆。我听了真兴奋，也想跟着去捉一回。但又说夜里湖上太冷，怕我会冻病，我说不怕，又说担心我不会熬夜，我也保证不睡，他们同意了。我兴高采烈地将尝试奇异的新生活了，但父亲坚决不同意，还是去不成。终于有一次，我也进到湖上的芦苇丛中去了。我们那里，无论大人和小孩，有钱人家和穷人家，都最怕兵，孩子哭闹不止时，便吓唬他：兵来了！兵真的常常闯进村子来，信息灵通的人一经发现兵来了，立即报警，家家慌乱着关闭门户，男女老少东投西窜，往草垛里藏，向桑园里钻，大胆的年轻人爬上了枝叶茂密的高高树巅。匆忙中谁家的衣裳还晾在场上；谁家的鸡鸭、山羊未来得及赶回家，也只好听之任之，统统让兵们带走。那时候军阀混战，我经常听说孙传芳和吴佩孚或什么人打仗，兵的队伍经常会经过我们的村子，有什么他们随便拿，非常自由。当吃了败仗的败兵逃到村子时，不成队伍了，他们更无法无天，情况也就更可怕，打破门到家里抄，抓到男人要花边（银元），抓到女人便强奸，姑娘们吓得魂不附体，总尽先尽快逃避，不易被抓到。有一回一位老太婆被抓住，就在光天化日下的荒坟丛中被强奸，老太婆是信佛的，对这样伤天害理的恶事怕作孽，要求大兵让她撑开伞遮遮天眼。有一次情况特别紧张，据说就要在我们村子不远处打仗，满村人心惶惶，有钱人家躲到宜兴城里去，去不了城里的也投奔远亲去。姑爹来家了，叫我们住到他家，情况紧急时可以上小船躲入湖里芦苇丛中去。我和母亲及弟弟决定跟去，父亲不肯去，他说只要我们走了，他一个人什么也不怕，其实，他是不放心这个家。后来真的打起仗来，我和母亲等挤在姑爹家的小船上驶入湖里的芦苇丛中去，人多船小，姑姑和表姊们分别挤进了他们邻居的船中。听到砰砰的枪声，飞弹在头上空中吱吱地尖叫，心惊胆颤，大家把棉被盖在身上，蒙住头，说子弹是硬的，万一落下来，吃硬不吃软。我完全忘记了捕黄雀的事，也没有留心芦苇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只担心子弹飞来，更担心父亲此刻正躲在

什么地方呢。母亲急得不断流泪。小小渔船永远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形象,亲切的形象,我特别喜爱鲁迅故乡的乌篷船,我的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水乡小船,正渊源于姑爹家的渔船吧!

渔村人家靠捕鱼为生,也靠芦苇。湖里有大片大片的芦苇,长得很高很高,收割后的芦苇结聚成无数金字塔式的芦堆,姑爹家的村子便被埋在纵横交错的芦堆里,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天堂。夏天,我很早起来,选一根最长的芦苇,在顶端弯一个小三角形的框,用线结牢,再到屋檐下或老树丛中去寻蛛网,早上带露水的蛛网有黏性,用以蒙满三角小框,便可粘住栖息在柳梢上高歌的知了。粘知了,也粘蜻蜓。蜻蜓大都停息在篱笆最突出的高枝上,红蜻蜓特别好看,羽翼有时平展,有时前伸抱住脑袋,正如齐白石的图画。割来芦苇并不是为了孩子们粘蜻蜓,主要用来编芦席,织芦帘。芦织的帘子很大,可用以隔开房间,母亲则用它铺在地上,在上面铺拆被褥、絮棉袍。冬天,很冷,屋里照不到阳光,吃饭都冻得发颤。大门外满是阳光,但有西北风。房子是朝南的,不怕北面的风,于是将芦帘架在竹篙上挡住西面,阳光照射这帘和门墙构成的三角地带,这里便是最舒适的温暖之角了。老祖母整个上午都坐在暖角里晒太阳,母亲也常在里面补衣裳,掰豆瓣。吃饭时,大家端了饭碗来晒着太阳吃,邻家的孩子也端着自家的饭碗来凑热闹,有吃有笑,很快活,引得狗也跟来,猫也钻来,一团和气。老祖母坐着晒太阳还嫌冷,一只小脚总踩在一个铜脚炉上。这铜脚炉很精致,盖子上布满麻子似的窟窿,母亲说这还是她出嫁时的嫁妆,父亲家一向穷,才不会买这种精致的脚炉呢。脚炉里装着烧得半红的砬糠(稻谷的壳)灰,将生蚕豆埋进去,等一会儿就会熟,像炒豆一样,豆熟时便“乒”的一声爆炸。我埋进了豆,但玩着玩着忘了时辰,老祖母脚下突然乒乒乒乒爆炸起来,吓她一大跳,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只有冬天农家闲时才架起芦帘晒太阳,尤其春节后的半月内,大家可以快快活活高高兴兴地享受太阳的温暖和家庭的温暖。孩子们不止是自己爆蚕豆了,还可吃到煮熟的菱、花生和夹有核桃肉的糕。这都是春节带来的好处,怎么能不盼望春节呢?春节要

吃好几样菜，最主要的是吃猪头，我以为猪头肉是最上等的东西了，只有过年（春节）时才能吃到。春节前母亲特别忙，要煮猪头，要做够全家吃半个月的糕团，还要外加几笼粗粉团子，是专门为春节期间发给叫花子的。平时叫花子要饭，要了半天只给一点点剩饭，有时不给。但春节期间无例外一律要给，而且一到门口就给，所以叫“发”。于是叫花子特别多，络绎不绝，有时是三五成群结队而来，几笼团子还不够发，团子便一年比一年做得小了。有一种叫花子不穿破衣裳，穿整整齐齐的长衫，还戴着礼帽，手提小锣，边唱边敲小锣，一步步缓慢地跨进大门来，这便是唱春的。给他一个一般的发叫花子的粗团子他不要，不理，继续唱。我便加倍给他好几个，或给他自家吃的大白团子，他不用手接，只用那锣反过来盛了团子，然后倒进背在背后的大口袋里去。这是我最早见过的歌唱家。后来我在巴黎留学时，旅店后窗下的小夹道里也偶有人拉提琴或高唱，期待旅客们撒下法郎去，这时候，我总立即回忆起童年时家门口的唱春人。春节过了初一，便开始到一家家亲戚家去拜年，穿着新衣裳吃年酒。母亲总嫌父亲家穷，说她是被媒人花言巧语骗嫁给父亲的。当年外公看得起父亲读书识字，认为有出息。母亲也一向有点瞧不起穷姑姑们，自己不常去她们家，而总爱带着我往舅舅家串门。舅舅家吃得讲究，过年打麻将，压岁钱也给得多。大舅舅爱骑马，地方上有点名气，因为在家乡只有耕田的水牛，很少见马。表姊带我玩，领我去看舅舅养的大马，我仿佛去看老虎一样新奇，但不敢走近，怕它踢。二舅舅抽大烟，抽了卖田，卖了田再抽，人抽得骨瘦如柴，二舅母常向我母亲哭诉。母亲是二舅的姊姊，劝他，骂他，二舅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不听，照样抽。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名声很坏，有一回有人来家报信，说我二舅正在她房里抽大烟鬼混，母亲一听气急了，立即赶到她家去，我也跟去看。进大门后直奔里屋，里面房门紧闭着，房里有忙乱的声响，母亲叫二舅的名字，二舅不敢答应，更不敢开门。母亲隔着门哭骂，骂舅舅尤其不该到她眼前来丢脸。父亲也在家骂，好像骂给我听，意思是万万学不得，同时也针对母亲，有意煞煞她平